

2. 女人与外表

女性的化妆策略

一个女人化妆或不化妆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在西方工商社会中，女性化妆是件稀松平常的事，从职业妇女到女学生到家庭主妇，都视化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化妆是母女之间共同的遗产，女孩一到十二岁左右，便由母亲领着去购买自己能用得着的化妆品，并由母亲或美容师教导如何打扮自己。

但是在台湾，社会文化不同，一般人对女性化妆的看法倾向两极化：真正的好女人不必妆扮自己，内在美会自动显现于外，刻意打扮自己的女人则被视为不诚恳、不正经、或风骚。近年来，职业女性增多，化妆与否的问题也开始复杂化，有许多人宣称，女人化妆就和男人刮胡子一样，是一种礼貌，一种专业化精神的外在表现，并不牵涉到价值判断。

一般女性主义者对化妆的看法是：化妆是女性的物化，它企图使女性向商品化的趋势低头，

以打扮自己，成为男人凝视的目标 (Object of male gaze and male desire) ，因此更加深女性的压迫。

这个说法固然有其道理，但是这个单一的观点也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：化妆不一定是顺从父权意理，不化妆也不一定是对抗父权意理。

首先，在西方社会的例子中，我们比较清楚地看见，商品化和女性物化之间的密切关系，但是在台湾社会中，这个密切关系却有变数。说得明白点，在台湾这么一个还「崇拜处女」的环境里，不但化妆的女性会变成男性觊觎的目标（「她看来很好上手，而且不必负责」），就连不化妆的女性也正正配合了男性的价值观（「这种清纯的女性才是做太太的好材料」）；换句话说，有没有商品化都可能造成女性物化，而且有许多女人刻意保持清纯形象，正是为了与另外一些女人有别，才好投某些男人之所好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即使不化妆也未必是向父权挑战。

另外，有些女性主义者，以清教徒式的严谨道德观来对抗父权，而这种严谨的起码表现便是「素白的脸」，可是，和素白的脸相连的却还有禁欲、刻板、不苟言笑等等拒斥性的态度及行为；问题是：这种严谨的道德观恰恰为父权意理服务，不但控制了女人对自己身体和性的主权，更以此来衡量女性在婚姻价码上的高低；严谨道德观的中产特性更抹煞了女性团体中因阶段、年龄、职业、喜好而来的差异性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「素白的脸」所预设的价值观不但没有抗拒父权意理，

反而压抑了女性。

女性化妆的例子，让我们看见，抽象原则式的、单一价值观的策略，不一定能在此复杂的、常常具有各种矛盾性的环境中达成预期效果，唯有落实在具体的抗争对象及场合中，才能设定此时此地最有效的女性策略。

用吸烟来打扮自己的女人

有人说，女性在追求自我意识和独立时，会不自觉地模仿一些社会化了了的男性行为，因此亚洲妇运逐渐普及，带动了女性吸烟人口的成长；言下之意，这还是妇运的另一负面影响。对这种说法，我们值得再考量。

女性吸烟人口固然成长，但我们还得问：是哪些人在吸烟？

董事基金会的调查取样是速食店的少女人口族，这不是个任意的决定，相反的，它显示出研究者也注意到抽烟的女性人口有其特殊性：她们比较年轻，多半有某一程度的教育水准，西化比较深，也有较高的消费金额。要是年纪再大一些的抽烟女性，又以职业的、单身的女性为最主要的吸烟族。此外，最重要的是，她们绝大多数抽的是洋烟。

有些女性受访时说觉得抽烟很帅、很自在、很有个性、很美，这当然是拜媒体广告中的形象

所赐，美国烟商在本土滞销的危机中，利用具有妇女解放运动意识形态之香烟广告来亚洲开发市场，这是人所周知的。

问题是：亚洲这些新近增加的女性吸烟人口，是因为渴望解放，渴望和男性一般独立自主而加入香烟消费族群的吗？

由女性吸烟人口的特质及亚洲妇女运动的牛步来看，这些吸烟的女性们实际上所达成的效果并非想与男人齐头并进，而是以吸烟来显示自身和其他那些（未解放的、饮食消费习惯落伍的、没有独立经济基础的、教育水准稍差的、赶不上西方时尚的）女性有别。换句话说，许多女性吸烟不是要和男性一样，而是要和别的女性不一样。

是妇运造成女性吸烟吗？个中的因果关联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洋烟的倾销手段固然要负责任，但某些女性以此作为另一区别等级的象征或打扮也是有关系的。

女人服装的语言

就表面来看，服装是一套语言，人可以透过服装的语言，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身份、个性、心情、品味等等。可是，进一步的考察显示，服装的表达功能只是表相，事实上，服装的语言及其含意实际地塑造了穿服装（及看服装）的人，特别是女人。

为什么女人特别受到这个意义系统的影响呢？我们可以由一个例子来观察：一个男人即使穿得不合规范，社会还会再给他机会，透过他的言行，他还有可能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；但是，如果一个女人的穿着逾越社会规范（如许晓丹），那么，别人对她的印象及评价会立刻确立，对她的言行也会很自然地以有色眼光来评价。

服装又如何塑造女人呢？我们可以在此初步的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在成为一个社会动物的同时，女人也进入了由颜色、式样、尺寸构成的服装系统，那是一个先于她存在的、充满象征及意义的世界。

在服装世界的文法中没有假设语句，没有祈使语句，甚至没有问句，有的只是事实的直述句：「套装是今秋最佳的选择」、「黄绿色系的衣裙为好动的妳添上几分妩媚」、「配件是成功的衣着不可或缺的重点」……等。这些直陈的词句配着气质过人的模特儿相片，权威地向女人宣布她的世界「就是」这样的，而在这种看来自然天成、不容置疑的陈述中，女人的意识被塑造出来了，她很自然地同意「红配绿、狗臭屁」的真理。

即使在服装流行改变之际，服装世界的语言仍是肯定的，充满自信的，它的叙述总是现在式的，总是表达已确立的事实：「今年的女装倾向中性……」，巧妙的是，女读者走在街上，看见店中陈设的服饰居然也就是报纸杂志中描述的，再度肯定了服装世界的权威可靠。

而在媒体中突显流行的模特儿们，也总是那么自信的、自足的、自恋的散发出一种忘记一切的气质，她们无论穿上什么式样，都是肯定的、绝对的，不承认有其他可能的，她们的自得也告诉观众：「只有我现在穿着的衣服才是真理，我是永恒的现在。」

透过各种情报网，女人终于相信了服装世界的意义系统是唯一的道路（至于是谁决定了今年要流行皮裙，那可不重要了），于是她也穿上了今年的服饰，而在她的意识中，她也感受到了「飘逸」、「优雅」、「帅气」……等等令人满足的情绪。

服装世界的语言塑造了女人的意识和感受，服装本身则左右了女人的身体。于是穿了短裙的女人坐下时，总是很谨慎地左扯右拉，捡东西时，总是僵直的蹲下而不敢弯腰，流行同时穿两件相互套衬的T恤的夏天，总有许多女人忍着一身的痠子追求帅气。衣服成了训练女人行动纪律的最直接途径，塑造了女人的身体（我们都看得见母亲辈们穿尖头高跟鞋，甚至裹小心的后果），也框架了她们的空间感。

对于服装加给女人的各种意识和身体的限制及塑造，女人不是没有反抗的。女同性恋们的衣着信号，庞克的、嬉皮的、中性的服饰，在在都是女人们抵御这些压力的方式；可惜的是，有时候这些次文化的型式，会被庞大的商品生产系统吸收成为另一种流行，而抵消其反抗的力量，而且，由于这些反抗往往是个别的行为，再加上我们的社会鼓励女性彼此竞争，抢夺男人的欢心，

故而使这些反抗力量无法凝聚，反而遭受到其他女人的排斥和批评。

固然这些反抗的型式也是对女人意识和身体的另一些塑造，但是至少它们要求的是个多元的、包容的、异质的服装世界，它们给女性提供的是更多的可能。